

# 文匯 讀書周報

## 在俞平伯先生的字幅前

■张香还

在我书房的墙上，挂了几张字画，其中一张就是俞平伯先生在历经浩劫之后寄来的。每当伏案久了，感到疲惫的时候，我喜欢站到平伯先生书写的那幅楷书尺幅前，逗留一点时间，看作是一份很好的享受。

平伯先生连续寄赠我三幅字，都与故乡有关

平伯先生的字，一向受人敬重。他那支墨色凝重的笔，是那样精神十足、一丝不苟。那种诚恳、执着、认真的态度，深受唐代褚遂良的影响，秀丽中又透露出娴雅、简澹的气韵，会深深地留在你的心中。有人说：言为心声，书为心画。这是不错的。

有意思的是，这幅字，平伯先生还挑选了一则吴中故实。其文曰：

清道光时吴县顾禄，字铁卿。著有《桐桥倚棹录》。传本甚稀。其卷九云：“虎丘寺后北宋玉兰，相传朱勔从闽移植。未及进御，而汴梁已失，遂弃掷于此。顾氏另有《题画绝句》一编。其玉兰花诗，即咏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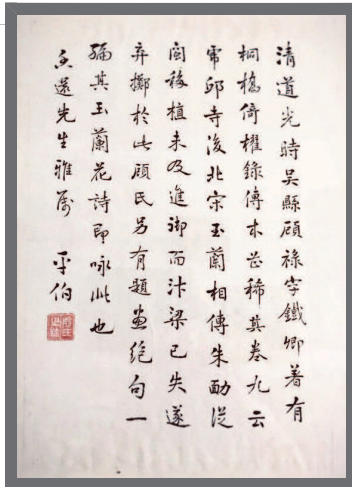
朱勔是宋徽宗身边的宠臣，作恶多端，用尽心机。这次的玉兰移植企图讨好主子，想不到，顷刻之间却毁于一旦。说明了人的意志并不是万能的。虎丘山一带，原是我儿时去的地方。长长的七里山塘街，一侧是一道河，河上的一座小石桥历史悠久，叫做桐桥。有时，一条小船从河上悄悄划过，留下长长一条波痕……这个印象，好像还在眼前。

此后，平伯先生还陆续寄来过两幅字幅。一张选自他上世纪20年代的《古槐梦遗》之九九，“以小诗二首寄吴下之阿姊”之一：

不道归来鬓有丝，夕阳如旧也堪悲。门阑春水琉璃滑，犹忆前尘立少时。

这是一首七绝。读来情感有些沉痛。他好像很喜欢自己的这首诗，不止一次给人写过。这座故居，多少年前我也曾去访问过，是他的曾祖父留下的。一座小小的花园，取名曲园，非常精致，但几经风雨，已近败落。宅第一侧的客厅，取名“春在堂”，出自李鸿章题写的堂匾，仍高高悬挂在厅堂中央。

另一纸，抄录了明末清初著



▲挂在本文作者书房里的俞平伯的一幅字。

◀1921年，俞平伯（右）、朱自清（中）、叶圣陶三人在杭州合影。

名诗人吴梅村的一首歌行。吴梅村，太仓人，往日曾属苏州府，以写歌行闻名。

此地由来盛歌舞，子弟三班十番鼓。月明弦索更无多，山塘寂寞遭兵火。十年同伴两三人，沙、董、朱、颜尽黄土。贵戚深闺陌上人，吾辈飘零何足数。

这又是有关苏州的一件作品。诗人身处明清易代之际，入清以后被迫北上入仕，晚年对这段历史追悔不已。歌行大概就是这段时期写的。截取社会的片段，反映人民的生活，心情之沉痛，叫人感慨。

平伯先生这张字，字迹略近行草，他的行草字，过去从没见过。写这张字的时候，似乎情绪有点激动，给人一挥而就的感觉。

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动乱岁月后，平伯先生连续寄赠我三幅字；对这些文字，我都不止一遍地读过，咀嚼过。他选择的内容都有关于故乡故土，而这些内容的择取，也是在特定的时间下，书写者一种复杂、曲折的情感泄露出的一点一滴吧。真是耐人寻味。我感谢他。

他们三人之间的友谊，足以成为后人表率

关于俞平伯先生，抗战以前，在我读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听说他了。后来看到江苏省立图书馆在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那本小册子《吴中文学小丛书之十六——俞曲园先生日记残稿》，

记述俞曲园带了儿子、孙辈，在苏州、上海、杭州之间往来的纪事，更引起了我对这一位曾活跃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的俞平伯作品的兴趣，便一本本地读了起来。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集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叶圣陶、刘延陵、徐正诺、郑振铎、郭绍虞等八人的新诗集《雪朝》，俞平伯的《燕知草》《杂拌儿》《燕郊集》《冬夜》《西还》，以及和叶圣陶的作品合集《剑鞘》，还有《读词偶得》等，前前后后竟看了不少，一时好像成了他的小“粉丝”。对于这些作品，自然，有的喜欢，有的也并不怎样喜欢。例如那本《雪朝》，已属于过去的生命，从中仅仅可以看到当年新诗开垦者行进的足迹。俞平伯的散文是有名的，《燕知草》曾经名重一时。那本书中的散文受晚明散文的影响，雅致有余，但生活中蕴含的清新自然之气不足。倒是从这以后的《杂拌儿》《燕郊集》，开始趋向平实的风格。那本《读词偶得》深入浅出，至今仍是我最喜欢翻翻的书。依靠了极为深厚的旧学根底，他关于我国古代诗词及《红楼梦》研究方面的著述，观点新颖、得心应手、独树一帜。其影响是极大的。

在读了他那么多的书后，无法忘记的是他做人的态度。他和朱自清、叶圣陶三人之间那种肝胆相照、赤诚相见的友谊，足以成为后人表率。中国文坛历来有“文人无行”一说。于是，文人相轻者有之，结党营私者有之，相互吹捧者有之，而他们却数十年如一日，谦逊相待，心心相印。

上世纪20年代初，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教书的那段时间，是他们友谊的起点。朱自清和叶圣陶，则在之前的上海中国公学就开始交往了。那本集诗、谣、曲和散文的五光十色的《燕知草》，朱自清写了序，这也是两人之间的友谊浇灌出的花朵。在序里，朱自清一一作了分析，又提出书中存在的缺点：

至于我的欢喜，倒颇难确说，用杭州的事打个比方罢，书中前一类文字，好像昭贤寺的玉佛，雕工细，光滑洁白；后一类呢，恕我拟于不伦，像黄山四景园驰名的油酥饼——那饼是入口即化，而那茶店，据说是“明朝”就有的。

过于精致而不耐读。这是应及时纠正的。这篇序显示出了朱自清直率而又极为诚恳的态度。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发展，而趋向牢不可破的。

一封怀念亡友的信，促成了《兰陵王》的诞生

在经历了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之后，谁也没有料到，朱自清会在1948年8月12日离世而去。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碎了俞平伯和叶圣陶的心。俞平伯在哀恸之中，写下了32字的挽联，充溢出一时无法表达的哀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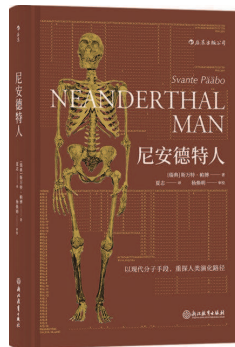
三益愧君多，讲舍殷勤，独溯流尘悲往事；卅年怜我久，家山寥落，谁捐微力慰人群。

（下转第二版）

### 阅读前沿

赵丽宏——为儿童文学添薪加油  
吴玫——当作家与作曲家碰撞……  
段怀清——怀念楼仁煊和张禹久先生  
潘益浩——从礼仪之争到礼仪之合

### 每周一书



### 《尼安德特人》

[瑞典] 斯万特·帕博著  
夏志译  
后浪出版公司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定价：68元

《尼安德特人》既是作者斯万特·帕博对古DNA领域从兴起到日趋成熟的第一手行业记录，同时也交织着一位科研工作者真诚面对困惑、失败、质疑、成功与更多未知的精彩经历。从古埃及木乃伊到获得第一个尼安德特人线粒体DNA序列，再到发表第一个尼安德特人基因组草图；从瞒着导师开展实验，到冷战时期前往民主德国获取样本，再到全球科研协作背景下的交流轶事——帕博在古DNA领域进行了30多年的探索，在“走出非洲”和“多地起源”学说争论之间，拉开了研究古老基因变异如何影响现代人生理的序幕，也见证了一位好奇于古埃及学的医学生到人类演化科研项目组织者的成长。